雙重麻煩及其可能：偏差社會中的性/別

新竹養生會館的空間聚集與女性從業者的污名、性別展演及主體性建構

關鍵字：性別展演、身體邊界、按摩業、外籍移工、職業污名

組員與分工：

112031130 江佩佩 日式、越式養生會館田野、身體管理分析、前言

112048218 林品蕎 日式養生會館訪談、文獻回顧

113048108 巫孟璇 日式養生會館訪談、文獻回顧

113048112 張筠姍 越式養生會館田野、客群差異分析

113048123 陳怡瑄 越式養生會館田野、經營者與制度分析

113048215 李品穎 日式養生會館訪談、按摩師傅從業原因分析

一、前言

近年來，按摩、SPA、足湯與養生會館逐漸成為都市生活中常見的身體消費空間。這類場所多以舒壓、放鬆、經絡調理、身體保健或高端養生作為主要訴求，回應現代人因工作壓力、長時間勞動與生活節奏加快而產生的身體需求。然而，養生會館並不只是單純提供按摩服務的場所。在日常語境與網路評論中，部分養生會館常被賦予曖昧、情色或「灰色地帶」的想像，使其成為一種同時連結身體照護、休閒消費、性別權力與社會污名的特殊空間。

本研究的起點，來自我們在 Google Map 上對新竹養生會館的初步觀察。透過搜尋與比較不同店家的位置、評論、照片與店家介紹，我們發現新竹市經國路一帶聚集了多間養生會館，且不同店家之間呈現出相當多樣的經營型態。有些會館強調環境質感、按摩技術、附餐服務與會員制度，評論也多集中在師傅手法、店內環境與消費體驗；有些則以「男仕會館」、美容師照片、身體條件標示或曖昧評論作為吸引顧客的方式，使場所本身被連結到性別化服務與情色消費的想像。這些差異顯示，養生會館並非單一而固定的空間類型，而是在「純按摩」、「情緒服務」、「陪伴互動」與「灰色服務」之間形成一條模糊的光譜。

也正因如此，養生會館成為值得進一步研究的社會場域。一方面，它們是女性從業者實際工作的勞動空間，涉及按摩技術、情緒勞動、顧客服務與生計選擇；另一方面，它們也可能因店家行銷、顧客凝視與社會想像，而使女性從業者承受不同程度的污名。尤其當外界經常以「純」或「不純」來理解養生會館時，女性從業者的工作經驗往往被簡化為道德判斷，而較少被放回具體的勞動條件、性別結構與城市空間脈絡中理解。

因此，本研究將以新竹經國路一帶的養生會館作為研究場域，透過實地探查、田野觀察與半結構式訪談，理解養生會館如何在城市空間中聚集，並觀察其中的服務形式、空間設計、顧客組成與性別互動。本研究並不以判斷特定店家是否「純粹」為目的，而是希望進一步探討：在養生會館這個模糊而曖昧的消費場域中，女性從業者如何被觀看、被分類，並在污名、性別展演與勞動現實之間形成自身的工作位置。

二、文獻回顧

(一) 養生會館的空間聚集

新竹經國路養生會館的空間聚集現象，並非偶然的市場分佈，而是多重結構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城市地理學的角度來看，特定服務業態傾向聚集於交通幹道周邊或都市邊陲地帶，原因在於地租相對低廉、客群流動性高，以及執法密度在歷史上相對稀薄。更重要的是，業者之間會逐漸形成一套非正式制度——包括鄰里的默契、業者間的訊息網絡，以及長期積累的地方知識（顧客知道要去哪裡找），共同構成空間聚集的再製基礎。

然而，本研究的田野觀察提示我們，空間聚集不應被視為同質性的整體。泉谷養生會館受訪者明確指出，店家透過「拉高價位來篩選客群」，在同一條街道上製造出象徵性的層級分化。高價位店家以裝潢、服務流程與定價機制，在空間中劃出一條隱形的界線，區隔了「純按摩」的顧客與帶有其他目的而來的訪客。這意味著，經國路的空間聚集內部存在著一套精緻的差異化機制，不同店家透過定位策略，在同一地理空間中構築出相互區隔的服務場域。

(二) 進入行業的路徑：生存策略、結構限制與能動性

1. 從業動機的複雜性

理解養生按摩業女性從業者的進入路徑，必須首先拒絕一個根深蒂固的二元框架：「自由選擇」vs「被迫從業」。陳美華（2007）在針對台灣18位性工作者的深度訪談研究中指出，這兩種論點都有同質化從業者的問題，前者過度強調個人理性算計，後者則完全消解了結構性限制中仍然存在的能動空間。她主張，進入邊緣服務業的女性，其行動是在特定的家庭處境、勞動市場結構與個人生命事件的交織下，於有限條件中發展出的生存策略，既非純粹的自主選擇，亦非全然的被動受害。

2. 外籍女性的結構性脆弱

外籍女性進入台灣勞動市場（包含灰色服務業）的背景，有其特定的結構性根源。夏曉鵑（2002）在《流離尋岸》中指出，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是資本國際化下，階級、性別與族群結構跨越國界相互作用的產物。台灣資本的南向擴張造成東南亞農村經濟破板、男性競爭力衰弱，而「女人上嫁」的傳統性別觀念使東南亞女性傾向將婚配對象轉向具經濟優勢的台灣男性，由此形成了跨國婚姻的供給結構。

藍佩嘉（2008）進一步以「種族化勞動市場」的概念分析，指出移工與外配在台灣的勞動位置並非個人選擇的結果，而是台灣勞動市場系統性安排的產物：特定族群被鑲嵌於特定的勞動位置，身體服務業正是這一位置分配的典型場域。

龔宜君（2019）則透過「鑲嵌的能動性」（embedded agency）指出，越南農村女性進入仲介婚姻並非純粹的理性算計，而是在「孝順女兒」的家庭代際契約、家庭符號暴力，以及台越婚姻「風潮」所激發的集體認誤下，以「犧牲自我、成全家人」的倫理姿態展開行動。來台後，語言慣習的斷裂、親密關係的不滿、以及在兩地都無法真正「在場」的雙重缺席，構成了婚姻移民的結構。這種結構性的脆弱位置，是理解為何外籍女性容易進入非正規服務業的重要背景。

(三) 性別化的身體勞動：展演、規訓，與主體性

藍佩嘉（1998）以百貨公司化妝品女銷售員為田野，提出身體勞動的四重類型：壓榨的身體（體力勞動）、規訓的身體（儀態標準化）、鏡像的身體（以自身外貌作為商

品展示），以及溝通的身體（建立情感連結）。她指出，雇主一方面剝削身體的勞動力，一方面又必須「保養」和管理身體以維持特定的品牌形象；性別的權力關係在這個過程中被深刻嵌入勞動控制策略，而女性勞動者則在有限的自主空間內發展出自己的生存策略。

Hochschild（1983）提出的的「情緒勞動」則提供了另一個視角，服務業女性所展現的溫柔、體貼與順從，並非天然的女性氣質，而是被管理、被規訓、被銷售的勞動產品。在按摩業的脈絡中，技師的語氣、服裝、肢體接觸的方式，乃至對客人的特定稱謂，都是在服務情境中被規範與展演的性別實踐。Butler（1990）的「性別展演」進一步指出，性別並非本質性的存在，而是透過反覆的行為、話語與身體實踐被「演出」的。

(四) 污名：邊界、外部標籤，與內部階序

1. 職業污名的多重面向

Goffman（1963）的污名理論指出，污名的核心機制在於身份的「可辨識性」，被污名者必須持續管理他人對自身的認知。在按摩業的脈絡中，從業者面對的並非單一維度的污名，而是相互交疊的標記：職業污名（按摩業長期與性服務聯結的社會想像）、性別污名（女性從事身體服務業所承受的道德質疑），以及族裔污名（外籍女性在台灣的「永久嫌疑犯」位置）。

龔宜君（2019）指出，商品化婚姻的「原罪」使越南婚姻移民在台灣社會中被本質化為「可能從事非法活動的他者」，這種污名在她們轉入非正規服務業後，極可能與職業污名產生疊加效應，形成更難以脫離的身份困境。

2. 內部位階的建構：「我們」與「他們」

然而，污名並非只由外部施加，從業者本身也積極參與污名的內部管理與再製。這是現有按摩業研究中相對較少被深入探討的面向。Goffman（1963）指出，被污名者通常會透過「向下比較」的策略，將自身與污名程度更深的他者區分開來，藉此建立一套相對的道德優越性。Sanders（2005）對英國性工作者的研究亦發現，從業者會透過強調自身服務的「合法性」或「非性交易性質」，在內部建構精緻的職業道德位階，以此抵禦外部污名對自我認同的侵蝕。

在台灣的田野資料中，這種內部階序劃定的機制同樣清晰可見。「純按摩」的從業者透過話語與行為的邊界工作（boundary work），不斷劃清與「有提供特殊服務者」之間的距離。這種邊界劃定既是抵禦社會污名的防衛機制，也隱含著一種內部的道德論述。她們透過與「更偏差者」的對比，確立自身的職業尊嚴與社會位置。

這個現象指向了「純按摩」從業者的自我污名管理策略，在抵禦外部污名的同時，也強化並再製了以性服務為參照點的道德排序，使得提供灰色服務的從業者在這套位階中承受雙重的邊緣化，既被社會污名化，又被同業同行所劃出。

3. 服務邊界的動態協商性

陳美華（2006）在針對台灣性工作者的研究中提出服務邊界並非固定的規則，而是在每一次的服務互動中被談判、被試探、被守護的動態過程。從業者發展出一套精緻的「邊界技術」——話術（如何拒絕而不激怒客人）、空間管理（透過身體位置傳遞訊號）、以及同儕網絡（老手傳授新手如何處理越界客人）——這些技術的積累，構成了在結構性弱勢中建立有限自主的重要資源。

於是，邊界在每一次客人試探與從業者應對中被重新劃定，在店家的定位策略與從業者的個別選擇中產生分歧，也在新手的不確定與老手的邊界技術之間呈現出明顯的世代差異。

(五) 在污名與能動性間的主體性的建構

關於邊緣勞動女性的主體性問題，學界長期存在一個難以化解的張力：如何在不浪漫化剝削結構的前提下，同時承認從業者的能動性與受苦經驗？

何春蕤（2001）從妓權運動的立場出發，批判了「廢娼即解放」的主流論述，指出只要性工作仍是非法或污名化的，從業者就一天在主流道德秩序的壓力下從事無法公開承認的勞動。她的核心貢獻是將從業者重新置入公民主體的位置，而非將其視為需要被救援的受害者。彭淥雯（2005）則從消費端切入，指出性消費中的娼嫖互動無法被化約為單一的宰制論或需求論，必須發展出更多面向而脈絡化的分析。

陳美華（2007）援引Jacka（2006）的觀察指出，對於農村移民女性來說，任何一種她可以選擇的主體位置，都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很不合意，被邊緣化者的真正處境是一種「不完全主體性」的困境。然而，這種不完全性並不等於主體性的缺失，而是在結構限制中仍然持續進行的自我定位與意義建構。面對養生按摩業的女性從業者，我們既不應將其化約為剝削結構下的無力受害者，也不應過度強調她們的能動性而遮蔽真實存在的結構壓迫。研究的目標，是在這個持續的張力中，貼近地呈現她們如何在污名化的勞動場域中，透過技術的積累、邊界的劃定、話語的策略，以及與他人的比較，持續建構出屬於自己的勞動尊嚴與職業認同。

(六) 研究缺口

綜合以上文獻，本研究的理論位置可以從三個缺口加以定位。

第一個缺口在於地方性與在地脈絡的不足。現有的台灣性別勞動與灰色服務業研究，多以台北或高雄等大都市為場域，針對台灣中小城市養生按摩聚落的質性研究極為稀少。新竹經國路作為具有明確地方性格的服務業聚落，其形成機制、空間層級分化，以及在地從業者的主體經驗，均有待深入的田野研究加以補充；第二個缺口在於「純按摩」與「灰色服務」之間邊界地帶的研究。現有研究多集中在性工作或合法按摩的兩端，對於介於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服務邊界模糊、執法尺度曖昧、從業者身份

定位不明確的空間卻缺少足夠的討論場域；第三個缺口在於按摩業者內部的異質性。多數研究傾向將服務業從業者視為同質性群體，忽略了本地女性與外籍女性之間、不同資歷從業者之間，以及不同店家定位之間的細緻差異。這些差異不只是背景變項，更是理解污名管理、邊界劃定與主體性建構如何在實踐中產生分歧的關鍵。

本研究以新竹經國路養生會館為田野，結合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呈現邊緣勞動女性在具體的空間、身體與社會關係中，持續進行的主體性建構工作。

三、問題意識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首先來自養生會館在經國路一帶的空間聚集現象。為何新竹的養生會館會集中於經國路及其周邊區域？這樣的聚集是否與租金成本、交通便利性、顧客市場、周邊產業型態，或特定灰色產業的運作模式有關？換言之，經國路如何成為養生會館得以被看見、被消費，同時也被污名化的城市空間？

其次，本研究關注養生會館中的性別分工。從初步觀察來看，許多養生會館的顧客以男性為主，而服務提供者則多為女性。這樣的性別配置並非自然形成，而可能與男性消費文化、女性服務勞動、身體照護產業，以及社會對「女性氣質」的期待有關。因此，本研究欲進一步探問：為何養生會館中的服務關係經常呈現「男性消費者／女性服務者」的結構？這樣的性別分工是如何被形成、維持，並透過店家行銷、顧客評論與日常互動被合理化？

第三，本研究欲探討「純按摩」與「灰色服務」並存之下，女性從業者如何理解與定位自己的工作。在外界經常將養生會館整體貼上曖昧或偏差標籤的情況下，不同類型的女性從業者可能會面臨不同程度的污名壓力。她們進入這個產業的原因為何？其工作條件、薪資結構、勞動風險與生計策略為何？她們又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區分「按摩技術」、「情緒服務」、「陪伴互動」與「越界服務」之間的界線？

第四，本研究關注養生會館中的性別展演。由於按摩服務不只是技術性勞動，也往往包含語氣、服裝、身體姿態、互動方式與情緒管理，女性從業者可能需要在工作中展演特定形式的「女性氣質」。因此，本研究欲進一步分析：在模糊的服務界線中，女性從業者如何運用溫柔、親切、性感、活潑或陪伴感等特質，作為一種可被消費的勞動工具？這種性別展演是出於個人主動選擇、店家制度要求，還是顧客期待下的被迫回應？

最後，本研究欲分析養生會館內部的界線劃分與污名抵抗。當社會將養生會館與「偏差」、「色情」或「不正當服務」連結時，提供純按摩的從業者可能會透過區分「我們」與「她們」，將自身與半套、全套或其他灰色服務切割，以維持職業自尊與正當性。然而，這樣的內部界線劃分也可能再次複製道德位階，使某些女性被置於「偏差中的偏差」位置。因此，本研究不僅關注純按摩從業者如何抵禦污名，也試圖理解身

處灰色產業邊緣的女性，如何反向解構這套道德分類，並在社會標籤、勞動現實與生存需求之間，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工作敘事與勞動認同。

綜合而言，本研究並不以判斷特定店家「純」或「不純」為目的，而是希望透過實地探查、田野觀察與半結構式訪談，理解新竹養生會館如何在城市空間中聚集，並進一步分析其中的性別分工、污名生產、性別展演與女性從業者的主體建構。

四、研究結果分析

(一) 經營者與制度

泉谷與安來同為新竹的養生會館產業，在制度方面有相似得以吸引人才的特點，不過由於經營策略的不同，兩家養生會館所營造出的工作氛圍仍有差異。

從與泉谷的師傅的對話可以發現，他們普遍將收入較高與工作自由度高視為進入此產業工作的重要原因。師傅表示，相較於一般上班族朝九晚五的工作，按摩工作在沒有客人時可以自由休息，工作時間也能自行規劃，因此更具彈性。另一位師傅則提到，自己目前每週僅固定上班四天，其餘時間兼顧工廠工作與家庭照顧。

除了時間彈性，師傅們提到想進入這一行必須從學徒開始學習按摩手法與力道控制，每個人學習時間不一定，學成後才可以正式獨立接案，不過，比較可惜的是本次田野沒有詢問到泉谷是否具備專有的培訓制度。師傅們接著提到館內的接客方式，採「照牌輪」制度，若無指定客人會依序分配，形成較穩定的接客規範。

此外，泉谷的師傅認為泉谷與一般養生館最大的差異在於其更高檔的經營定位。相較於傳統養生會館強調快速接客，泉谷的服務流程較完整，除了按摩外也包含泡腳等程序，裝潢設計與價格的定位也較高，受訪者認為，泉谷的經營者希望透過高價策略與環境營造區隔客群，使來店的顧客會更傾向重視師傅的按摩技術與服務品質，而非追求其他類型的服務。

根據安來養生會館的師傅所述，安來的師傅多透過同鄉友人的介紹進入此產業，其中部分的師傅曾於工廠工作，因受此產業的工作制度與規範吸引而轉職，師傅們表示，相較於工廠嚴格的上下班制度，養生會館的工作時間不會受到嚴格的管控與規範，採計件分潤的方式，個人的收入與工作量直接相關，彈性的工作制度成為他們轉職的重要原因。

在人力組成方面，安來只聘用越南籍女性，其中大多為跨國婚姻移民或半工半讀的學生。同樣為越南籍的老闆娘除提供夜班師傅免費單人宿舍外，其中一位師傅提到，當安來的師傅遇到性騷擾時，老闆娘會選擇站在員工的立場協助處理，也提到不是每家養生會館的經營者，都會選擇站在員工這邊。

而針對專業能力的培養，安來有一套標準規範。師傅表示，新進人員除接受技術訓練外，入職滿一年後需參加考核，考核通過後才能成為資深技師。另一位師傅則提到，在安來養生會館，具有經驗與技術的師傅較容易獲得顧客信任，將本次消費的目的定調於純粹的專業按摩，透過如此專業技能的展現，可以降低顧客出現不當行為的可能性。

比較兩間養生會館會發現，兩者皆採論件計酬制，並以工作時間彈性作為吸引勞動者的重要條件，許多受訪者也會將此產業的彈性工作制度與工廠或其他受雇工作的制式化管理做比較，視為選擇進入產業的重要原因。同時，兩間店透過不同的方式，皆展現出按摩技術與經驗累積的重要性。

然而，兩間養生會館的差異在經營策略方面明顯展現。泉谷較強調空間品質與服務流程，並結合高價格的消費定位自身，塑造較為專業化的經營形象，藉此篩選消費客群。安來則更重視勞動者的生活支持與工作保障，例如提供住宿空間及協助處理顧客騷擾問題。

最後，在兩間養生會館的人力來源方面，我們發現泉谷的工作者背景較多元，台籍與越南籍工作者皆有，有些工作者到泉谷工作前會曾有類似領域的其他工作經驗，而安來則呈現以越南籍女性為主的人力組成，且大多是來安來工作後，才從零開始學習。

(二) 客群與性別分析

泉谷和安來兩間養生會館皆會服務不同性別與年齡層的顧客，但根據我們的觀察及師傅們的說法，兩者之間的客群仍有些微的差異。

泉谷的師傅們表示，他們的客群男女比例相對平均，但女性顧客仍略占多數，年齡層分布廣泛，從二十多歲到六、七十歲都有，主要客流高峰集中於平日下班時段之後。相較之下，我們在安來養生會館進行田野觀察時，在公共空間中看到的3至4位顧客皆為男性，但由於部分顧客是在較具隱私性的包廂內接受服務，因此無法據此判斷整體客群皆以男性為主。根據安來師傅的說法，店內男女客人都有，且客人分配方式會依據按摩師的經驗與資歷而有所不同。例如女客人會安排較資深的按摩師，因為女生來就是真的要按摩的，也因此幫我們按摩的師傅也有說他按的客人大多為女性，新人較可能接觸到男客人。而年齡層分佈也相當廣泛，最年幼的顧客甚至有六歲兒童。

這樣的差異可能與兩間養生會館的經營定位、空間設計及價格有關。泉谷的師傅提到，泉谷的消費門檻較高並有較為精緻的裝潢，塑造有別於一般按摩店的專業養生形象，希望吸引重視技術與服務品質的客人。較高的價格也在某種程度上形成客群篩選機制，減少尋求特殊服務的客人，顧客會更重視技術與服務品質。而安來的價格較為親民，店內空間也採用木板拉門隔間，因此房間之間的對話容易被聽見，公共區域與按摩區之間的界線較不明顯，我們也因此比較容易觀察到在公共空間活動的顧客，安來

的師傅提到，店內會依照師傅的資歷安排客人，也反映出店家在客群管理上具有一定的分工機制，此外師傅也有提到專業技術是建立界線的重要方式，當客人感受到按摩師的專業性時，通常較不敢提出不當要求。因此，我們所觀察到的客群差異，未必完全反映兩間店實際的消費者組成，也可能受到空間配置、觀察位置以及店家經營策略的影響。

(三) 從業者從業原因

泉谷與安來兩間養生會館定調不同，因此按摩師傅的就業原因也不盡相同。

泉谷的三位師傅中，有兩位是台灣人，一位是來自越南的外籍師傅。今年34歲的按摩師姊姊A從事按摩產業已約十年，其進入此行業最主要的原因是經濟考量。她明確表示，相較於一般上班族，「做這一行的薪水比現在當社畜多很多」，較高的收入是她投入產業的重要動機。除了收入之外，工作時間的自主性也是吸引她的重要因素。她認為許多工作皆會受到固定工時限制，而按摩工作採論件計酬制度，沒有客人時可以自由休息、追劇或睡覺，是否上班亦可自行決定，因此具有較高的工作彈性與自主權。在進入產業後，A從學徒開始學習，經過約半年的培訓與技術訓練後正式成為按摩師，並持續留在此產業發展至今，並曾經從桃園了按摩店更換工作場所至泉谷上班。

另一位台籍按摩師姊姊B今年23歲，原先從事美容美體工作，最初接觸的是臉部美容服務，後來逐漸學習身體按摩技術。隨著工作經驗累積，她開始思考如何透過專業能力獲得更高收入，因此萌生轉換跑道的想法。她提到，自己在美容美體領域中屬於力道較重的按摩師，而養生按摩館的工作性質與自身習慣的手法較為契合，因此選擇轉入按摩產業。

而來自越南的按摩師姊姊C今年48歲，二十多歲嫁來臺灣後才開始從事按摩工作。她最早是在夜市工作，接觸到按摩行業，之後才進入養生會館產業。

相較於其他受訪者強調收入因素，C更重視工作時間的彈性。她表示自己每週僅固定工作四天，其餘時間需要照顧孩子，同時也在工廠兼職，因此按摩工作提供的彈性排班制度，讓她能夠兼顧家庭照顧責任與經濟需求。對C而言，進入按摩產業並非單純追求高收入，而是在有限的就業條件下，尋找一種能夠平衡家庭與工作的勞動模式。

因為老闆的理念，安來的員工皆為外籍師傅。其中，師傅D從事按摩工作約六至七年，目前固定在安來養生會館擔任夜班按摩師，未曾更換工作場所。她進入此產業的重要契機是與台灣丈夫離婚。離婚後，在朋友介紹下接觸按摩工作。此前她在嘉義工廠工作，但對工廠嚴格的管理制度與工作氛圍感到不適應。

與工廠相比，養生會館具有較高的工作彈性，不需要嚴格打卡上班，並採計件抽成與日薪制度，使她能夠依照自身需求安排工作量與收入。她認為「想賺多少可以自己決

定」，這種收入與勞動直接連結的制度，是吸引她留在產業的重要原因。此外，其也表示未來傾向持續留在此產業，顯示她已將按摩工作視為穩定且長期的職業選擇。

另一位師傅則與我們年紀相仿，在台灣求學，因同為越南籍的同學也在安來打工，遂決定同行，目前是半工半讀。而因婚姻來台的F師傅亦曾在工廠打工，後來轉職到養生會館產業，發覺工作自由度更大，薪水也較豐厚，目前能夠支持她一邊帶小孩一邊工作。

(四) 身體界線管理

1. 服裝管理：

在本次田野中，我們探訪了兩間風格不同的養生會館，分別為日式養生會館與越式養生會館。兩者在空間風格、消費定位與從業者穿著上皆呈現明顯差異。日式養生會館內技師皆穿著一致的米色系工作服，使顧客一進入空間便能感受到較為正式且標準化的服務氛圍。相較之下，越式養生會館並未設有明確制服，但技師穿著仍呈現高度一致性，多以黑色服裝為主，下半身多為不及膝短褲，上半身則多為黑色 T-shirt，部分服裝會露出側腰或腿部肌膚。

從初步視覺觀察來看，日式養生會館的統一制服、明亮裝潢與高單價定位，容易形塑出正規與專業的空間印象，使人較難將其與「不純」服務產生連結。相對而言，越式養生會館因大面落地窗可直接看見腳底按摩區，加上女性從業者多穿著短褲與黑色服裝，容易在外部觀看者的視角中被賦予較為曖昧或性別化的想像。

然而，實際進入場域並體驗一小時全身按摩後，筆者發現，這樣的穿著不應被過度簡化為情色展演或「不純」暗示。按摩工作本身具有高度體力勞動特徵，從業者在服務過程中需要頻繁使用手掌、手肘、膝蓋與身體重量進行按壓，工作結束後甚至明顯大汗淋漓。在這樣的勞動情境下，短袖與短褲可能更接近一種基於工作便利、活動彈性與身體舒適的實用選擇。若穿著長袖或長褲，不僅可能在按摩過程中增加摩擦、造成顧客皮膚不適，也可能使從業者在高強度勞動中感到悶熱與不便。

因此，從田野觀察可見，服裝本身並不具有固定意義，而是會隨著空間風格、店家定位、顧客觀看方式與社會想像而被賦予不同解讀。日式養生會館的米色制服被理解為專業化與標準化，越式養生會館的短褲與黑色服裝則較容易被外界連結到曖昧或性別化服務。然而，當我們將視角從「觀看」轉向「勞動」時，便能發現這些穿著也可能是女性從業者在高強度身體勞動中，為了完成按摩工作而形成的實用安排。換言之，真正值得分析的並非服裝本身是否「純」或「不純」，而是不同空間中的服裝如何被觀看、被詮釋，並進一步參與養生會館的污名生產。

2. 技術作為主體性資源

依據日式養生會館從業者的訪談，養生會館中的技師性別比例會依照店家類型、服務項目與經營規定而有所不同。以受訪者所在的日式養生會館為例，由於顧客對女性技師的需求較高，因此店內女性技師比例相對較多；然而，若是規模較大的養生館，男女技師的比例則可能較為平均。受訪者也提到，不同店家對於服務項目的性別分工規定並不相同，例如有些店家會安排男性技師主要負責腳底按摩，而女性技師則不負責按腳。在這種情況下，店家便需要維持較為平衡的男女技師配置。不過，以該日式養生會館而言，男女技師皆可提供腳底按摩服務，並未形成明確的性別分工限制。

當被問及男性顧客是否較習慣由男性技師服務時，受訪者表示並不一定。相反地，許多男性顧客會偏好指定女性技師，尤其是在油壓或全身按摩等身體接觸程度較高的服務中更為明顯。受訪者認為，在養生會館這一行中，女性技師相對「比較吃香」，原因在於部分男性顧客對於由男性技師碰觸身體會感到「不自在」，特別是在油壓按摩這類較為親密的身體服務中更是如此。因此，女性技師在顧客指定與市場需求上往往具有較高優勢。

然而，這種「女性技師較受歡迎」的現象，並不只是單純的市場偏好，也反映出按摩場域中身體接觸的性別化想像。對男性顧客而言，女性技師不只是服務提供者，也可能被放入一種較為曖昧的觀看框架之中。換言之，女性從業者的身體、性別與服務能力經常被綁定在一起，使「女性」本身成為被市場需求轉化的勞動資源。

相較之下，在越式養生會館的田野中，從業者則提供了另一種理解。受訪者表示，自己更喜歡服務女性顧客，因為女性顧客通常是「真的」來按摩；相對地，部分男性顧客的目的則不一定只是按摩。當筆者進一步追問服務男性顧客時的互動氛圍，受訪者先是降低音量，隨後表示有些男性顧客並不尊重從業者的專業，甚至可能帶有越界的期待。然而，當筆者詢問其自身經驗時，受訪者則表示，當她真正「按」下去的時候，顧客便會知道「這個是專業的」，因此不敢隨意越界。

這段訪談顯示，技術不只是養生會館從業者提供服務的基本能力，也可能成為女性從業者抵抗污名與建立專業邊界的重要資源。在男性顧客可能將女性技師放入性別化想像的情況下，從業者能夠透過按摩技術重新定義彼此關係：她並非單純被觀看、被消費的女性身體，而是具有專業能力的勞動者。也就是說，當從業者以技術回應顧客時，技術本身便成為一種主體性實踐，使她得以在曖昧的場域中劃出「我是專業按摩師」的界線，並暫時中斷男性顧客可能投射在她身上的情色想像。

從這個角度看，按摩技術的習得與精進，不只是職業訓練的問題，更是從業者在結構性弱勢中建立有限自主的重要資源。技術能力越強，越能在顧客互動中維持對服務邊界的掌控，越不容易成為越界行為的對象。技術因此同時是勞動工具、身份標誌，以及自我保護的防線。

3. 尋求消費者的積極同意：

在田野過程中，筆者到訪日式與越式養生會館時發現，從業者在進行較為貼近顧客身體的按摩動作前，通常會先以口頭方式確認顧客是否能夠接受。例如，在需要上到按摩床、以身體重量輔助按壓時，從業者會先詢問筆者是否可以接受此類按摩方式；而在需要調整衣物、褪去顧客上衣以進行背部或肩頸按摩時，也會事先徵求顧客同意。這些看似日常的詢問，實際上構成了按摩場域中的「同意實踐」。

透過主動詢問與確認，從業者並非只是避免顧客感到不適，也是在重新界定服務過程中的身體接觸意義。在養生會館這類容易被外界賦予曖昧想像的空間中，按摩動作本身可能因身體距離、觸碰部位或服務情境而被誤讀為帶有情色意味。然而，當從業者在每個可能涉及身體界線的動作前尋求顧客的積極同意時，便能將這些身體接觸重新放回「專業按摩」的框架之中。

因此，同意實踐不只是顧客服務的一部分，也是一種專業邊界的建立方式。從業者透過清楚說明、事前詢問與確認同意，使按摩過程中的身體接觸被理解為技術操作，而非曖昧互動。換言之，積極同意在此成為一種勞動策略：它讓從業者得以在親密身體接觸與專業服務之間劃出界線，降低顧客將按摩行為性化或誤解為越界互動的可能，同時也維護從業者自身的專業位置與主體性。

五、結論

本研究以新竹經國路一帶的養生會館作為研究場域，透過 Google Map 初步觀察、實地探查、田野觀察與半結構式訪談，分析養生會館的空間聚集、性別分工、污名想像與女性從業者的主體性建構。研究發現，經國路上的養生會館並非單一而同質的空間，而是在不同價格定位、裝潢風格、服務流程、顧客組成與網路評論的交織下，形成一條介於「純按摩」與「灰色服務」之間的模糊光譜。

首先，養生會館的空間聚集不只是產業地理上的集中，也是一種象徵分層的過程。日式養生會館透過高價位、統一制服、精緻裝潢與標準化服務流程，塑造出較為專業與正規的形象；越式養生會館則呈現出較親民、勞動密集且生活支持性較強的經營模式。兩者雖然同樣提供按摩服務，卻因空間設計、價格策略與顧客觀看方式不同，而被賦予不同程度的專業感或曖昧想像。

其次，本研究發現，女性從業者並非只是被動承受污名或性別凝視的對象。雖然養生會館中的「男性消費者／女性服務者」結構，使女性技師的身體與服務容易被性別化觀看，但從業者也會透過按摩技術、工作經驗與同意實踐，建立自身的專業邊界與跟客人之間的服務關係。無論是以技術讓顧客理解「這是專業按摩」，或是在貼近身體的按摩動作前主動詢問並徵求同意，這些行動都使從業者能夠將親密的身體接觸重新框定為專業服務，而非曖昧互動；也透過「照牌輪」制度與品牌定位，在結構允許的範圍內維持對工作節奏的自主掌控。技術因此不只是勞動工具，更是一種主體性資源，使從業者得以在曖昧的場域中劃出「我是專業按摩師」的界線。

因此，本研究認為，養生會館不應被簡化為「純」或「不純」的道德分類。真正值得分析的，是這套分類如何在城市空間、店家定位、顧客評論、服裝觀看與服務互動中被生產出來。對女性從業者而言，按摩工作既可能承載污名與越界風險，也可能因較高收入、工時彈性與技術累積，而成為她們在勞動市場限制中發展出的生存策略。

綜合而言，新竹經國路的養生會館並非單純的灰色空間，而是一個讓性別、身體、勞動、污名與主體性持續交涉的場域。透過本研究，我們希望將女性從業者的工作經驗從「純／不純」的道德判斷中移開，重新放回具體的城市空間、勞動條件與性別權力關係中理解，進而看見她們在日常身體勞動中劃界、協商並建立自身位置的行動能力。

六、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透過實地探查、田野觀察與半結構式訪談，理解新竹經國路一帶養生會館的空間聚集、從業者工作經驗與性別化服務關係。然而，由於研究場域本身涉及一定程度的曖昧性與灰色想像，使研究者在進入田野時面臨若干限制。

首先，本研究難以進入較為灰色或具有高度隱密性的場域。由於部分養生會館可能涉及較模糊的服務界線，研究者無法直接接觸或觀察所有類型的工作現場，因此本研究主要選擇較安全、公開，且研究者能夠進入的按摩工作環境作為田野對象。這使得本研究較能掌握一般養生會館或純按摩場域中的工作經驗，卻較難深入理解灰色產業內部的實際運作模式與從業者觀點。

其次，本研究較容易接觸到前線從業者，但較難取得經營者或店家管理者的訪談資料。因此，研究資料多集中於從業者的工作經驗、身體勞動、顧客互動與自我定位，而較少能從店家經營策略、產業布局或空間選址的角度，直接分析養生會館為何集中於經國路一帶。換言之，本研究能夠觀察到養生會館如何在前台空間中被呈現與被消費，但對於店家背後的經營邏輯與產業思維，仍有進一步補充的空間。

第三，本研究尚缺乏一般消費者的訪談資料。由於本次訪談對象主要以從業者為主，因此較能理解從業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顧客互動與職業污名，卻較難完整掌握不同性別顧客的消費動機與觀看方式。尤其在養生會館中，男性顧客與女性顧客可能具有不同的消費期待、身體界線與服務想像；然而受限於研究時間與訪談可及性，本研究未能進一步比較不同性別消費者如何理解按摩服務與從業者角色。

最後，由於本研究者皆為女性，田野經驗也受到研究者身分的影響。在實際進入場域時，女性研究者較可能被從業者視為相對安全、尊重身體界線的顧客，因此所觀察到的互動情境，未必能完全代表從業者面對男性顧客時的服務經驗。換言之，研究者的性別位置使本研究能夠較順利接近從業者，並建立較為安全的訪談關係；但同時也限制了我們觀察從業者如何面對不同性別顧客、管理身體界線與處理越界互動的可能性。

因此，本研究的限制並非單純來自資料不足，而是與研究場域本身的灰色性、隱密性與性別權力關係密切相關。這些限制也提醒我們，養生會館作為一種模糊的身體消費空間，本身即具有不易被完全進入與完整描述的特質。

七、小組成員心得田野

江佩佩：



我去過日式與越式養生會館，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越式養生會館，因為其就在我家教學生家的樓下，日常經過時十分好奇落地窗中越南籍女性從業者服務多數男性顧客的產業景觀，而這門課讓我有機會可以走進這個田野，進而了解我內心所產生的疑惑。打電話過去詢問時，我便發現電話那頭的人中文並不是非常流利，而在電話中雖然答應預約，卻仍詢問是否能夠接受等待，這一點與傳統台灣服務業的預約文化極為不同，使得我們早已做好心理準備，這個田野可能會以失敗收場。

到了養生會館後，由於我們認為按全身較能夠擁有相對隱私的空間，能更進一步詢問從業者，關於按摩業與從業者的個人故事。因此我們便被領到2樓擁有按摩床的空間中，而這裡一開始令我驚奇的是，他們的電梯並非是用按的，而是需要透過櫃台操控電梯的開關，並且雖然一張按摩床會搭配一扇門，然而2樓的空間中近似無限城的空間配置，使我有種進入房間迷宮的感覺。並且雖然房間與房間看似各自獨立，實則可以將中間的隔門拉開，若兩名朋友一起來按摩，則會將中間拉門拉開。而即便中間拉門沒有拉開，從業者仍會隔著牆與隔壁的從業者使用越南語打招呼，而鄰房的顧客與從業者的談話也可能被聽見。

而在田野過程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詢問從業者關於其對男顧客與女顧客的想法時，從業者刻意放低音量與我分享關於男性顧客對於按摩業從業者的行為時，我才發現，雖然從業者口中說著自己沒有真實被顧客騷擾過，但從業者本身可能還是會畏懼鄰房的顧客聽到談話內容。

此外，從業者來到台灣的歷程雖在這次的研究中較少提及，然而我卻認為此位從業者的歷程是非常貼近傳統我們對外籍移工的認知，這位從業者是20年前自越南嫁來台灣的，而因與夫家的語言隔閡，因此一開始皆使用翻譯軟體，並且受訪者提及他一開始其實台語比較好，因為一開始是在嫁到嘉義，而當小孩稍大之後，受訪者便離婚，開始在台灣尋求就業機會，起初是在南部的工廠工作，然而因工廠的工作氛圍十分壓迫，因此受訪者受到朋友介紹，加上越式養生會館有提供免費住宿，因此來到新竹工作。我認為與受訪者相似的越南新娘、越南移工在台灣並非少數，且在當前台灣開始引入許多外籍勞工的時空背景下，這些越南籍的按摩業從業者或許也提供了台灣步入移工社會的另一番風景。

張筠姍：



這算是我第二次進入養生會館，我們是三個女生一起去。一進去有些不知所措，店員也看起來對三個年輕女生進來感到微微的不知所措，但還是很親切地帶我們換鞋，到了包廂，我和怡瑄在同個包廂，店員姊姊叫我們兩個換衣服。雖然還是有一定的隱密性，但我感覺按摩是一個很親密的行程，除了面對按摩師，也要對同行的友人有一定程度的裸露，平時我們很少有機會在朋友面前更換衣服，更不用說將身體交給一個陌生人觸碰，但或許正是因為他被放在「專業服務」的框架之中，讓原本可能令人不自在的身體接觸變得合理。

後來兩位姊姊進來了，和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我的這位姊姊則比較安靜，不太主動搭話，一隻耳朵戴著耳機，看起來沒有很想聊天，所以我也不好意思一直問問題。但以按摩技術來說，這位姊姊按得還不錯。不過可能是因為我們年齡相近，感覺我們之間仍然有一些小彆扭，不像年紀比我們大的姊姊們會很大方直接地觸碰。能感覺到在接近胸部、屁股等地方的時候，他的動作會比較迴避一些，相較於之前給其他年紀大一些的姊姊們按摩時更加小心。

讓我印象蠻深刻的一件事是在結束之後我們要換衣服時，我的那位姊姊就直接離開給我空間，怡瑄的姊姊則待在包廂裡收東西，並說：「大家都是女生沒關係啦！」這個小小的差異讓我印象很深刻。同樣都是女性、同樣都是按摩師，但她們對於身體裸露、隱私與界線的理解卻不完全相同，每位師傅的身體界線還是會受到個人經驗影響而有所不同。

我爸曾和我分享他在加拿大做過約一年的足部按摩師傅，連他一個純異性戀男性，也曾被客人詢問能不能「順便」摸一下下體。而在這次田野，其實能夠觀察到按摩工作其實一直處在專業服務與身體親密之間的模糊地帶。雖然我們的研究發現許多養生會館中的女性從業者會透過技術來建立專業形象，但越界的風險仍然真實存在，也因此我更能理解為什麼養生會館及師傅們會需要透過各種方式向顧客展現他們的專業性。未來若有機會，我也希望能更進一步去觀察那些被分類為「不純」或較曖昧的養生會館，理解這些標籤是如何被生產出來，以及他們的業者與顧客是如何互動的（雖然作為生理女性可能會被拒之門外）。

李品穎：



身為新竹人，從小就耳聞經國路一帶的灰色產業眾多，以及母親時常訴說在社區偶遇該區域產業從業者的上下班情形，因此能夠以養生會館的方向逐漸深入研究經國路上的產業十分吸引我。

「女性」一詞在相關談話中不常出現，但每次提及經國路一帶的產業總能清楚知道被談論的從業者皆為女性，金髮及腰、熱褲、黑色絲襪，都是大眾對灰黑色產業從業者的印象，也可以說是對經常出入該區域女性的一種汙名。聽過母親說在經國路上工作的人多半穿著火辣，會在夜間上班，由名車接送出入，這很符合在進入養生會館前，駐足於門口時的的初印象，尤其是在安來的大片玻璃窗外見到的外籍女性工作者，以及一台又一台的名車（特斯拉、BMW等等）。

我進行訪談的地方在泉谷養生會館，這是我第一次踏進養生會館。泉谷是經國路一帶比較不一樣的店家，但在看到門外停滿的轎車跟半遮掩著的落地窗時，我對此抱持懷疑的態度。直到一推開門映入眼前的陳設像是五星級飯店，日式的設計乾淨整潔，目之所及甚至沒有開放式的按摩空間。因為沒有訂位，我們稍坐了一下，等待過程中聽見有男顧客意圖要求指定技師，「可以指定師傅嗎？」「可以看照片嗎？」等等詢問最後由櫃台人員的「我們不是『那種』店」和一旁同行的女性不斷道歉化解。後續訪談中詢問到的對身體界線與服務的疑惑，也在此先目睹了一遍，看來門口、櫃台及消費金額已經可以篩選掉一波顧客了。

我們選擇了全身60分鐘的按摩，三個人共用一間包廂，這個行程有贈送十分鐘的泡腳。在一樓完成泡腳及簡單的肩膀按摩後，我們移動到二樓的包廂空間。師傅們告知我們服裝的穿法後便退出房門，留下我跟品蕎、孟璇三個人面面相覷，在身體界線管理上，我們似乎都還無法接受坦誠相見。最後我們也背對背完成更衣，再開門請技師姐姐們入內。按摩過程中我沒有太感受到技師姐姐對身體界線的掌控，可能是因為我自身對同性間的身體觸碰包容性比較大，也可能是按摩過程中背後的毛巾始終未離開我的身體，隔著一層布的按摩也許就是姐姐對身體界線分隔的標準。有趣的是，在姐姐回答我們的訪問時，許是因為無法分心施力，她會將手停留在我身上較久，直到我特別注意到，但我也沒有出聲提醒或覺得不適，有了毛巾的毛巾的功用很好的解決了衣服反穿背上缺少布料遮掩的困擾。

泉谷的師傅們有統一的制服，工作時也會配戴口罩，若不是因為過程中的聊天，很難辨別她們的年齡及國籍。在得知其中一位技師姐姐是越南人後，很開心的覺得我們可以進行相同工作場域不同國籍的比較了！但而後又察覺來台二十多年的她中文似乎不是太流利，也因此許多問題沒有完整回答，很好奇服務過程中的聊天環節是否會提升

師傅們被指定的機會，但若沒有要進行研究，我想大多數時候我也不會想在按摩過程中跟姐姐攀談吧。這次在泉谷並未查覺到過去聽聞的經國路軼事，但姐姐們也強調泉谷的品牌訂位本身便會篩選掉許多尋求親密接觸與快感的顧客，然而這次沒有機會詢問經營者在這樣的地段開設這樣訂位的養身會館的原因，希望未來可以繼續探詢下去。

陳怡瑄：



因為這次的報告主題需求，我第一次踏入了養生會館這個場域，在此之前我其實從未想過自己會踏入養生會館，一方面是按摩這項技藝在我的個人價值觀中一直都被歸在奢侈的消費，一方面是原先的我對於台灣多數的養生會館存在許多刻板印象與汙名，總會聯想到聲色場所，我想這應該是從小到大受新聞或各式傳播媒體所影響，我身邊的親朋好友也不曾有人提及欲尋求此服務或消費，因此才會對按摩產業的認知存在許多錯誤認知與想像，不過，這次報告的因緣際會下，我開始對此產業逐漸改觀，也產生更多好奇。

我的田野地點是安來養生會館，走到門口，映入眼簾的是大片落地窗，裡面有許多師傅正在為顧客按摩腳部，我開始感到陌生與有些害怕，進到安來後，接待的師傅看到我們三個女大生獨自前來按摩，似乎也有些不知所措，從我所觀察到的顧客客群，大多都是中年或老年人前來消費，難怪師傅會有此反應。雖然說是師傅，但其實我覺得他們更像是親近的姊姊，姊姊們大多身形瘦小，穿著便服短袖與熱褲，親切地帶我們走上樓，不過樓上的景象讓我愣了一下，像是旅館那樣，一間間以房門和牆壁區隔，小房間裡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幸好我跟筠姍被排在同一個被打通的大房間，有人陪讓我安心許多。

替我按摩的姐姐很熱情，或者更貼切地說，我覺得他把我看成是自己的女兒，因為姐姐自己也有一位年紀約國高中的兒子，他在幫我按摩的過程中，也會不斷確認是否會太大力、不舒服，或是他要執行每個步驟，像是跨坐在我身上時，皆會先言語告知我，因此在整段按摩過程中，我感到非常舒適且被尊重，沒有任何逾越我身體界線的事情出現。在按摩的過程中，我也有詢問姐姐他的工作經驗，他說他是因為從越南嫁來台灣，老公是新竹人因此在新竹居住，也曾在新竹的工廠工作，不過工廠除了工時嚴謹，也會有許多針對個人或群體的規範，自由度極低，因此姊姊後來才轉職到養生會

館。姐姐也提到選擇安來的原因，他說這家的師傅比較資深，新竹很多其他的養生會館都是受這邊的師父訓練後，分家出去的，另外，在這邊工作也很舒服、很穩定，所以未來大概也會繼續留在安來養生會館工作。

最後，姐姐也熱情地跟我說，如果還想來按摩的話可以再指定他，因為我真的覺得姊姊手法很不錯，所以也跟他加了賴，不過當時我也在想，之前在安來的google留言區我曾看過有消費者提到，在某次消費後有師傅姊姊仍持續傳訊息騷擾他，會不會就是從類似此時的加賴場景所產生的呢？當相對具有明確規範的消費關係，跨越了與個人生活的那條界線，是否會衍生其他問題呢？在這次的田野中，因為參雜著第一次按摩的不安情感，沒能放開與師傅好好聊聊，希望下次有機會能再詢問到更多關於如何與顧客保持界線的內容。

巫孟璇：



和組員們實地踏入新竹經國路上的「泉谷養生會館」。過去在都市傳說或大眾印象中，這一帶的灰黑色產業往往與神祕、昏暗或情色窺視相連結。然而，泉谷高檔、乾潔的日式飯店裝潢，首先在視覺上打破了這種污名化的符號想像。在櫃檯稍微等待時，我們聽到服務人員以一句「我們沒有那種服務」果斷回絕男客看照片來指定技師的要求。這證實了空間營造與高價位策略，在實務上形成了有效的消費者篩選機制，主動與傳統的情色偏見劃清界線。

然而，一進到二樓包廂，田野的身體感考驗便隨之而來。當被要求我們褪去外衣、反穿按摩服時，我們在非私密空間中尷尬了一下，最後選擇背對背迅速完成更衣。這個抗拒「坦誠相見」的舉動，反映了未經訓練的肉身在面對田野時，對於陌生身體界線的防衛與不自在。當天負責幫我服務的是二十三歲的技師，他還幽默地說還沒過生日絕對不承認自己又老了一歲。在六十分鐘的全身按摩中，我的背部是裸露的，衣服反穿導致後背缺少布料遮掩，一開始確實讓我有些緊繃與不自在。然而，隨著將雙手壓在我的肩頸與背部施力，那種紮實且專注的物理接觸，很快就讓我放下了焦慮。他純粹且熟練的技術展現，讓這種直接的身體碰觸褪去了尷尬的色彩，轉化為一種專業的勞動服務，也為我們之間建立起了一道安全的職業邊界。

透過與技師姐姐們的對話，得以一窺該產業內部的勞動分工與流動。他過去從事的是美容Spa，也就是俗稱的「文場」，主力是做臉，但因為自身手勁偏重，為了「追求更高的報酬」而決定切換跑道至養生館這種「武場」。有趣的是，相較於一般人對基層

勞動充滿悲情或剝削的想像，三位技師（兩位台灣籍姐姐與外籍姐姐）在包廂內的集體訪談中，展現出極高的勞動自主性。他們直言這行是「做技術的業務」，論件計酬且時間自由。在沒有客人的空檔，他們可以在休息室睡覺、追劇，這種相較於一般「早八晚五」社畜的極高自由度，以及高於常規內勤職位的薪資回報，是吸引他們長年留任的核心拉力。

在探討身體界線的特殊案例時，姐姐們更是大方分享了過去在別家店的震撼經驗。例如有曾遇過「九十分鐘指名只按鼠蹊部」的奇特顧客，或遭遇外籍觀光客試圖強行索取特殊服務的驚險瞬間。這些經驗顯示出，女性按摩師在勞動過程中，經常需要游刃有餘地應對顧客對身體防線的試探。但在泉谷的品牌定位下，這些潛在的性騷擾風險已被大幅降低，技師們得以將勞動核心聚焦於純粹的技術展現。最令我深刻的，是當姐姐們得知我們是人文社會學系的學生時，其中一位一邊幫我們按摩，一邊感嘆台灣理工嚴重失衡、肯定文科價值的發言。這場兩小時的泉谷按摩初體驗，不僅讓我透過的雙手拯救了痠痛的身體，更徹底打破了我過去對養身會館神祕產業的刻板印象。在這裡，技師們並非邊緣的弱勢群體，而是主動掌握時間、靠著精湛技術在都市叢林裡安身立命，且對台灣社會結構具有敏銳洞察力的快樂勞動者。

林品蕎：


小狗戳印紋陶片

在這份報告以前，我對養生會館的想像是扁平的，對我而言是一個幾乎沒有實質內容的符號。腦海中浮現的不外乎是沙龍、招牌、與曖昧的燈光。那是一種從未真正接觸過所產生的輪廓模糊的刻板印象。

走進泉谷的當下，日式木質調性、瀰漫的精油氣息、寬敞的入口，讓人聯想到的是鹽盤浴或日式旅店，而非想像中昏黃的按摩店。

等待的空檔，鄰桌一組兩男兩女的客人與店員之間發生了一段短暫的對話——男客問能否看女師傅的照片，女伴立刻出聲打圓場，店員則以平穩的語氣回應：「不好意思，我們不是那種店，但可以為您安排兩位女師、兩位男師。」這樣的詢問內容折射出大眾對按摩場所普遍的曖昧想像，而店員的回應，在澄清邊界的同時立刻給出替代方案，維持了服務關係的順暢，也沒有讓對方難堪。整個過程不到三十秒，卻高密度地呈現了這個行業如何在日常互動中不斷重新定義自身、協商邊界。

我們最終選擇了三人同室的一小時方案（1380元，附贈十分鐘泡腳）。按摩開始前換上日式棉衫，有種走進澡堂的儀式感。事後回想，泡腳的程序或許不只是衛生考量，也是一種心理上的緩衝，讓服務者與被服務者都在進入正式接觸前，先有一個柔和的過渡。

替我服務的是越南籍姊姊，她在未開口詢問的情況下，便直接告知我需要調整衣物，使身體前側僅與床面的薄布接觸。按摩過程中，她始終未主動詢問力道是否合適，而同室的另兩位師傅與我的同伴之間，則有明顯的來回確認與互動。我一時無法辨別：這是語言屏障造成的溝通成本？不同訓練背景形成的工作慣習（她的按摩經歷源自夜市，或許是一個更快節奏、更少語言交換的環境）？抑或只是個人風格的差異？然而在最後，她輕聲交代了幾句按摩後的注意事項，語氣溫柔，也耐心地回答了我在按摩過程中的訪問，語言的隔閡在那個當下縮窄了一些。我意識到，服務關係從來不是單一質地的；田野中許多細節也並不指向單一答案。

八、參考文獻

王宏仁、張書銘，2003，〈商品化的跨國婚姻市場：以台越婚姻仲介運作為例〉。《台灣社會學》，6：177-221。

孔祥明，2010，〈東南亞婚姻移民者在家庭所受文化際遇與生活影響：鞏固、箝制、還是多元文化交流？〉。《亞太研究論壇》，49：58-84。

田晶瑩、王宏仁，2006，〈男性氣魄與可「娶」的跨國婚姻：為何台灣男子要與越南女子結婚〉。《臺灣東南亞學刊》，3(1)：3-36。

何春蕤，2001，《性工作：妓權觀點》。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叢刊。

陳美華，2006，〈公開的勞務、私人的性與身體：在性工作中協商性與工作的女人〉。《台灣社會學》，11：1-55。

陳美華，2007，〈「從娼」作為生存策略：家庭、性別化的勞動市場與權力遊戲〉。《女學學誌》，24：47-101。

彭淥雯，2005，〈在「宰制」和「需求」之外：性消費者論述的女性主義分析〉。《女學學誌》，20：135-179。

藍佩嘉，1998，〈銷售女體，女體勞動：百貨專櫃化妝品女銷售員的身體勞動〉。《台灣社會學研究》，2：47-81。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出版社。

龔宜君，2019，〈格格不入：來臺越南女性婚姻移民的雙重缺場〉。《臺灣社會學刊》，65：69-125。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林品蕎　江佩佩　張筠姍　巫孟璇　陳怡瑄　李品穎

新竹養生會館的空間聚集與女性從業者的汙名、性別展演及主體性建構

關鍵字：性別展演、身體邊界、按摩業、外籍移工、職業污名

「Today」s Agenda

01　問題意識

02　文獻回顧

03　研究結果與討論

04　結論

關於Google評論

純的

安來養生會館

雖然工作者穿著較亮麗且顧客以男性為主，但建物外觀採落地窗透明化經營，且評論與論壇均證實為純按摩。

泉谷足湯養生會館

品牌形象積極往「高端養生」靠攏，顧客組成多元（夫妻、朋友、家庭），評論中完全沒有暗語或曖昧描述。

不純的

威尼斯時尚養生會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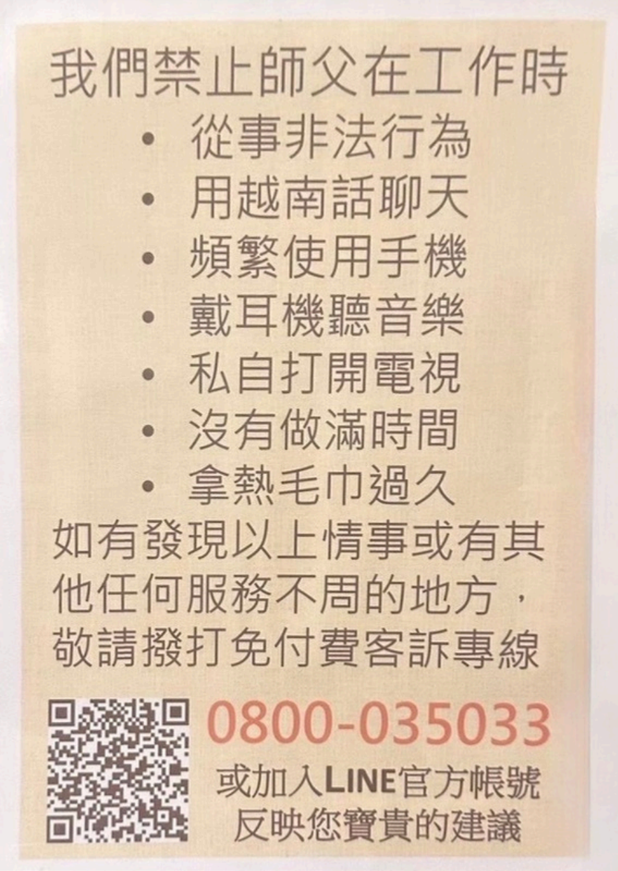
評論中提到美容師有私下約客、騷擾有婦之夫及「戒色」等令人費解的描述，顯示服務行為明顯逾矩。

爵色SPA男仕會館

客群鎖定男性，官網詳列美容師身體特徵（三圍），且 Google 評論直白點出具體服務項目與價格。

田野地點





田野地點：安來養生會館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行攝影

田野地點





田野地點：泉谷養生會館

圖片來源：泉谷養生會館官方網站

01

問題意識

- 為何新竹的養生會館會集中於經國路一帶？這樣的空間聚集是否與租金、市場需求、交通便利性，或灰色產業的運作模式有關？
- 為何養生會館中的顧客多為男性，而服務提供者則多為女性？這種性別分工是如何被形成與維持的？是否與性別文化、勞動市場結構或服務產業的需求有關？
- 為何新竹的養生會館會集中於經國路一帶？這樣的空間聚集是否與租金、市場需求、交通便利性，或灰色產業的運作模式有關？

01

問題意識

- 在模糊的服務界線中，技師如何利用「女性氣質」（如語氣、服裝、互動）作為一種性別展演的勞動工具?

- 為面對社會的「偏差」標籤，提供純按摩的從業者如何劃分「我們（純按摩）」與「她們（半套/全套）」？面對這種內部界線的劃定，她們如何抵禦社會污名，並建構職業自尊？進一步而言，身處灰色產業邊緣的女性，又是如何反向解構這套道德位階，在被視為「偏差中的偏差」的處境下，發展出屬於她們的生存敘事與勞動認同?

02

文獻回顧

主體性建構

技術、話語、比較、認同

進入行業的路徑

生存策略｜結構限制

性別化身體勞動

展演｜規訓｜技術

污名與邊界工作

多重污名｜內部階序

服務邊界協商性

動態談判｜邊界技術

02

參考文獻

- 何春蕤，2001，《性工作：妓權觀點》。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叢刊。
- 孔祥明，2010，〈東南亞婚姻移民者在家庭所受文化際遇與生活影響：鞏固、箝制、還是多元文化交流？〉。《亞太研究論壇》，49：58-84。
- 田晶瑩、王宏仁，2006，〈男性氣魄與可「娶」的跨國婚姻：為何台灣男子要與越南女子結婚〉。《臺灣東南亞學刊》，3(1)：3-36。
- 王宏仁、張書銘，2003，〈商品化的跨國婚姻市場：以台越婚姻仲介運作為例〉。《台灣社會學》，6：177-221。
- 彭渰雯，2005，〈在「宰制」和「需求」之外：性消費者論述的女性主義分析〉。《女學學誌》，20：135-179。
- 陳美華，2006，〈公開的勞務、私人的性與身體：在性工作中協商性與工作的女人〉。《台灣社會學》，11：1-55。
- 陳美華，2007，〈「從娼」作為生存策略：家庭、性別化的勞動市場與權力遊戲〉。《女學學誌》，24：47-101。
- 藍佩嘉，1998，〈銷售女體，女體勞動：百貨專櫃化妝品女銷售員的身體勞動〉。《台灣社會學研究》，2：47-81。
-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出版社。
- 龔宜君，2019，〈格格不入：來臺越南女性婚姻移民的雙重缺場〉。《臺灣社會學刊》，65：69-125。
-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nders, T., 2005, Sex Work: A Risky Business. Cullompton: Willan Publishing.

03

研究結果

從業原因	經營者與制度
客群差異	身體界線

03

從業原因



34歲，台灣人
從業約十年
更換過就業地點

- 薪水高
- 工作自由、有彈性



23歲，台灣人
轉職

- 先接觸美容美體
- 薪水高



48歲，越南人
從業約20年
兼職、更換過就業地

- 工作時間自由(其他時間可以顧小孩、去工廠打工)



越南人
從業6、7年
離婚後北上尋找工作

- 不適應工廠嚴格管理
- 工作彈性高
- 可衡量自身狀態上工



20歲，越南人
學生

- 半工半讀



約40歲，越南人
從業2、3年

- 為了薪水
- 較工廠工作自由

03

經營者與制度

泉谷養生會館

- 薪水較高
- 工作自由度高
- 照牌輪
- 服務流程完整
- 重視空間裝潢與價格定位

安來養生會館

- 論件計酬
- 工作時間彈性
- 越南籍女性
- 夜班免費單人宿舍
- 性騷擾處理態度
- 培訓考核與實際經驗

客群差異

泉谷養生會館

- 男女平均，女客佔多數
- 各年齡層都有
  20~60歲以上都有
- 偏重放鬆與養生需求
- 尖峰時段為平日下班後

安來養生會館

- 男女皆有，公共區域較多男客
- 各年齡層都有
  最小有6歲兒童
- 客群較多元
  女客會安排資深師傅服務

客群差異 可能原因

- 價格定位
  - 泉谷：較高價 → 篩選客群 → 強調養生與專業性
  - 安來：價格親民 → 客群多元
- 空間規劃
  - 泉谷：「老闆想要做不一樣的養生館」 → 裝潢設計較精緻
  - 安來：隔音不佳且相通的房間 → 絕對「純粹」的消費場域

03

身體管理與界限劃定

服裝特色

- 日式養生會館
  - 有統一制服
- 越式養生會館
  - 較涼爽

積極同意

請問可以接受腳踩嗎?

我上來囉!

幫你脫衣服喔!

技術管理

- 表現專業度
  - 重塑身體權威
- 灰色觸碰
  - 提升顧客感受

03

研究限制

- 無法進入較灰色的場域，只能從從業者的職場環境選擇，一窺按摩業內辛
- 較容易接觸到從業者，而較難收集經營者的產業思維，因此難以探討店家設點思維
- 尚缺乏一般消費者的經驗訪談，只能從從業者的工作經歷，知道不同性別的消費動機
- 由於研究者皆為女性，因此無法在田野中觀察到從業者面對不同性別的消費者，是否會有不同的身體界線與管理

小結

1. 田野與訪問結果顯示，從業者多半不認為職業帶給他們污名
2. 然而按摩業中仍存在許多灰色規則，而本次研究的研究者都選擇安全且尊重身體邊界的工作環境
3. 按摩業作為勞動階級中較高報酬，且時間彈性的職業別，使從業者多滿意職業狀態
4. 身體勞動不僅是職業對性別與身體的壓迫，透過專業性的身體展演，也能建構出行動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身體邊界

謝謝大家